

前 言

为了对中国的近代史有一个清楚的了解,首先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要清楚地了解传统文化,就必须了解其起源及其演化过程;要了解其起源及其演化过程,就必须将传统文化中各个流派的起源及演化,与当时的史事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它当做一个完整的、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去研究,才能得到比较清醒的认识,而不致人云亦云。《易经》是传统文化相当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传统文化都与之有着渊源关系。若不弄清它的具体内容,要想清楚地了解传统文化,犹如痴人说梦耳。

经过四十余年的努力,作者发现:历来被人们视作占卜巫书的《易经》,并不是令人难以琢磨、饱含迷信色彩的东西,而是周文王的政治奋斗史,是周文王与周公旦父子两个对于周朝创业史的记载。前三十卦,是文王在目睹了祖父与父王创业之艰难,自己又饱受风霜、富有阅历之后,在被囚于羑里的数年间,通过仔细地观察自然界的变化与运动,明白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他又以此为楷模,将自己祖孙三代的奋斗经历与之相对应,发现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基本上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只要明白了自然规律,就基本上可以把握住政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使他惊喜若狂。但他身处囹圄,一是不能用清楚明白的语言把它记下来,二是他不愿让别人明白这个道理后

复亡自己。于是，他就用前代留下的八卦，将自己祖孙三代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及由此总结出来的客观规律，用隐晦的文字将其一一按顺序记录下来，以供自己和后代作为借鉴。

文王获释后，在按照自己总结出来的理论去指导政务的同时，还在不断地丰富并完善着自己的理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岐山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掘出大量的周人甲骨，上面发现很多与《易经》有关的文字，可见文王演《周易》，是有史料作证，可以肯定的。

后面的三十四卦中，有三十二卦是周公模仿文王的笔法，对于文王言行的记录；最后的两卦，则是周公对武王第一次伐纣的记录。这就是《易经》分为上下两篇的原因。其后人又在此基础上，对文字进行了一番整理，从而有了个别与西周开国历史不相符的人名和内容，但这一部分是极为渺小的，根本不值得加以重视。至于这些不相符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在哪里？则在作者另一本《共和之春》的小说中有所说明。

文王懂得天下大道之后，思想有了质的飞跃。西周在他的领导下，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外交，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再也没有遭到什么大的挫折。11年后，便很顺利地夺取了殷汤天下。周公因其多才多艺，被文王留在身边，耳提面命，更是完全地继承了文王的衣钵。^①他所建立的治国大纲，不过寥寥数十语，不仅保了周家八百年的天下，更是维系了封建社会两千余年而不倒。

八卦的来源：古人在文字没有发明之前，是用在绳索中系上大小不同的各种疙瘩，来记载各种不同事情的。后来又以象征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等自然现象的八种符号来记载社会上发生的大小事情，订立书契，从而取代了结绳记事的方法。这八种符号，就是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

随着其他象形文字的不断出现，象形、会意与形声这三类文字逐渐完善和成熟，人们的各种意思都可以用具体的文字来记载了。含义过于笼统、内容过于含糊的八卦符号，就在民间逐渐失去了它的存

在价值,而成为自称能够与上天沟通意志的首长、巫祝们卜筮的专用符号并加以垄断之,使之不断地由大众化向神秘化转变。这就造成了周易的深奥难懂。

在夏朝时代,统治者还必须以顺从民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②到了商代,民间尚认为吉凶由人,统治者则开始以加强人民对鬼神的迷信来取代顺从民意了。商汤借上苍的名义推翻夏桀后^③,其后代就公开宣扬道:“王是上帝所生,受命于天,代表上帝到人间来统治土地和人民的。”其发号施令,往往借助于沟通“天人之际”的巫祝,处理政务也常常要向天请示。这就是在考古发掘中大量的发现商代甲骨文,却很少见夏代甲骨文的原因吧。长此以往,社会风俗也就由开始时的重人事而逐渐地转向重视天命,人民大众就是要表达自己的意志,也只能借助上天的口气说出来。武王伐纣时说:“天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就很明白地说明了这个现象。到了商朝末期,这种风俗的转变已经彻底的完成了,文王与武王也只能采取占卦的方法,让人民和众诸侯来接受自己的见解。这就是周公创造河图洛书的缘由。

《淮南子》说:“《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这就是说,文王被殷纣王囚于羑里时,六十四卦已经存在,他演周易,不过是在每一卦中增添了六爻,并用文字对其加以说明和解释罢了。

《易经》文辞的简练和隐晦,令当时和后来的人们难以琢磨和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多理论家遂先后作了《彖传》、《象传》、《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十篇文章(又称《十翼》),来解释它的内容。但它们除了词义的解释还算合理外,对其内涵的解释却多是断章取义,解释得极为牵强附会。不敢言、不能言、为尊者讳、有意隐瞒真相的地方比比皆是。加上时代斗转星移,许多历史事实随时光的流失而湮灭,遂使《易经》成为玄奥莫测之天书,并为后人将其作为占卜之书打开了方便之门。

由于《十翼》的甚多拗误为后人所不满，汉代以后，文人们即分别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易经》及其《十翼》进行再解释。从古到今，注释解读《易经》的文章不下千种。按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象数和义理两大流派：前者以宣扬迷信为主；后者以强化儒教为宗旨。但也有兼取象数、义理的。独宋代的杨万里独辟蹊径，参照史事来解易，成为现代学者以易考史，以史证易的先驱。这为恢复《易经》的本来面貌，指明了方向。

从大量史事与《易经》的相互对应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简单的现象：《易经》本来是一个很简单、使人一目了然的政治产物。只是由于后人抱着与作者不同的动机，各取所需，妄加解释，才使其越来越复杂。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看到它的影子。

就其本质而言，自然科学远比社会科学复杂和麻烦得多。但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或结论，由于它不直接牵涉到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具体利益，故而它一旦被证实，就能很快地得到全社会的一致认可。而社会科学就不同了，它的任何一个结论，都决定着社会上某一个利益集团的生死存亡。因此，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各自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科学观。一个结论，哪怕它正确或荒谬到极点，都会有自己的忠实信仰和捍卫者，平时以权力来说话；乱世以武力来捍卫。这就造成了社会科学的错综复杂，弄得它至今没有社会公认的真理。《易经》属于社会科学，它的研究，自然也难逃上述规律的支配。如今，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从主观和客观方面等各个方面来说，恢复《易经》真实面貌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后人推解《易经》，说它包含了变易、不易、简易三个方面，是很有道理的。变易，是从宏观上看问题，说运动变化是万物的基本特征之一；不易，是从微观上看问题，认为旧事物要顽强地维持自己的存在。这是万物的基本特征之二；两种本性在力量平衡的时候，它们是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赖，这构成了万物的繁荣与和谐。这是万物的

基本特征之三。对立统一、相反相成这两句成语，即由此而来。

但是，平衡总是要被打破的，新生总要战胜陈旧的，这就促进了万物的进化。简易，就说的是以一持万，执简驭繁。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人们只要掌握了几种基本的手段，就可以处理万物间具体的、烦杂的、大同小异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万物冲突的表现各异，其基本规律就那么几条：新生的要陈旧，陈旧的会新生，任何一个方面都不会永远停滞不前，而是在互相转化。转化速度的快慢，则依外界环境的不同而千差万别。

谁真正明白了这几条基本规律，谁就可以进入自由世界，干什么事情都游刃有余了。至于推演预测什么天理、地理、人事的变化方向与动态，那更是小菜一碟，不值得一提的事情了。谁如果真正掌握了这几条基本规律，那他干什么事情都不会在细节上斤斤计较，而总是把握住大纲，采取因势利导、大而化之的方法。这样，他就可以顺利地进入自由世界，跨入天人合一的美境。

《河图洛书》不是不可捉摸的海市蜃楼，而是众多古代文化高度压缩的结晶，是与《易经》内容紧密相联的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古代政治生活之产物。它就像《水浒传》上宋江与吴用假造的天降石碣一样，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它的出现，使八百诸侯心甘情愿、俯首帖耳尊奉武王为首，并且为此而在孟津盟誓。这样，第一次伐纣时的乌合之众，第二次伐纣时就成了一支军心军纪高度集中的铁军。人们只要读懂了《易经》，再看《河图洛书》，就可以像面对一本古代的简明百科全书一样，对西周时代的政治体制、政治形势、文化思想、地理天文、历史传说等等一目了然。

古人以数来表示世间万物的兴衰。一为始，五为中，九为极。^④所以有了“上有九天，下有九泉”的说法；人们生活在天地之间，以五为天地人世之常，所以有了五星、五才、五色、五味、五音、五行、五常、五刑、五更、五福、五知、五岳等名词。社会自然也如此这般作了区分：宗族有五祖，社会有五奴、五服、五章等名词。

古人既然认为：一是万物的起因起始和源泉；五是代表了现实状况和中庸，代表着不进不退；九则是发展的极限。那么四以下自然意味着退化，六以上意味着进步了。至于九五，乃是九的中间，极的转折点。不到九五，万物还有进步的余地；超过九五，万物的本质就会发生突变，开始向自己的反面转化：兴盛的走向衰亡；衰败的走向新生。《易经》的第一卦《乾》皆讲九、第二卦《坤》卦皆论六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就是：人们不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先从宏观上俯瞰，把握住事情的脉络，理解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在这个基础上，再脚踏实地，从微观小事上做起，一步一步地攀登，就能事业有成；但千万要注意的是：不管处在什么阶段，只要得意忘形，不知有节，马上就会受到挫折。

从宏观上着眼，在细节上努力，这是《易经》全书的指导原则。其他的卦中九中有六，六中有九，就是既讲大道理，又谈具体事。卦中首句是主题，中间是应当注意的六个方面，上六与上九，则是说：谁做事过分了，就必然灾祸临头。把住了这一点，就等于掌握了理解《易经》的钥匙。

-
- ①《尚书·金縢》：“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武王发）不若且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又：《淮南子》：“周公事文王，行无专制，事无由己，可谓能子矣；辅佐成王，可谓能武矣；成王壮，臣事之，可谓能臣也。”
- ②《尚书·大禹谟》：“帝曰：‘禹！占卜惟先蔽志……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欢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达于上下，敬哉有土。”

- ③《尚书·伊训》：“夏其子孙弗率，皇天降灾，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鸣条。”
- ④《素问》：“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

目 录

乾第一	1
坤第二	10
屯第三	17
蒙第四	22
需第五	29
讼第六	32
师第七	37
比第八	41
小畜第九	49
履第十	53
泰第十一	56
否第十二	61
同人第十三	65
大有第十四	68
谦第十五	70
豫第十六	73
随第十七	78
蛊第十八	82

临第十九	85
观第二十	88
噬嗑第二十一	90
贲第二十二	94
剥第二十三	99
复第二十四	104
无妄第二十五	109
大畜第二十六	112
颐第二十七	119
大过第二十八	123
坎第二十九	128
离第三十	133
咸第三十一	140
恒第三十二	145
遁第三十三	150
大壮第三十四	154
晋第三十五	157
明夷第三十六	160
家人第三十七	165
睽第三十八	168
蹇第三十九	175
解第四十	178
损第四十一	181
益第四十二	186
夬第四十三	190
姤第四十四	193
萃第四十五	195
升第四十六	199

困第四十七·····	202
井第四十八·····	206
革第四十九·····	209
鼎第五十·····	214
震第五十一·····	218
艮第五十二·····	221
渐第五十三·····	225
归妹第五十四·····	228
丰第五十五·····	230
旅第五十六·····	234
巽第五十七·····	237
兑第五十八·····	242
涣第五十九·····	244
节制第六十·····	248
中孚第六十一·····	251
小过第六十二·····	255
既济第六十三·····	264
未济第六十四·····	269
附录:破解河图洛书之谜·····	274

乾 第 一

乾：元亨，利贞。

辞解：乾：象征上天、阳刚、光明、万物萌生；元：象征初始、起步；亨：亨通、顺利；利：象征需要；贞：象征坚忍不拔、美德。

卦意：上天为人们带来了光明，故而为人们所亲近、理解和赞美。君子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要想有所作为的话，必须像上天那样不偏不倚地给人民带来光明、信心和希望，使自己得到天下民众的拥护和爱戴。有了号召力，有了民众，自己的愿望才能最终实现。^①以百姓之心为心，是号召力、美德、智慧产生的根源。^②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它需要始终如一、坚忍不拔、历经百挠而不改初衷的美德。这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啊！^③只有明白天意，持之以恒地益德自律，且几代人数十年如一者，才能成为天之骄子，天下之君王。

史实：周的始祖名弃，是姜姓大族之女姜嫄未婚所生，并在外祖父家长大成人，后脱离母姓，自姓为姬。弃在尧舜时任农师之职，受封于邰（今陕西武功西），子孙世代为夏的农官。传之子窟，夏政衰败，子窟受到迫害，就逃往游牧民族（戎狄）地区。其孙公刘率族人定居于豳（今陕西旬邑县西的陕甘交界处），发展农耕，势力渐兴。后又传九世，到古公亶父时，因其富有财产，又受到游牧民族的逼迫。古公只得又率族人离开游牧地带，向南逃亡，进入农耕地区。当他们

逃到岐山时,受到其始外祖父姜姓氏族的庇护,将其安置于周原(今陕西的扶风、岐山之间),古公这才自立为一方诸侯。古公死,其少子季历继位;季历死,文王继位。从古公到文王,祖孙三代修德积善不止,终成伟业。^④

①《吕氏春秋》：“大公无私，乃能成其私。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

②《尚书·大禹谟》：“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到。’禹拜昌言道：‘兪！’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七旬有苗格。”

③《道德经》：“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初，则无败事。”

④《史记·周本纪》：“公刘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取材用，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公刘第八代古公亶父立，复修先人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季历立，修古公遗德，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季历卒，子昌立，是为西伯。他则古公、季历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贤。士以多归之。”

初九：潜龙，勿用。

卦意：龙，是人主、帝王的象征。^①潜龙，是身居下位，但已具备人主德才者，当以君子称呼之。此卦的意思有两种：一、《易经》是教鲤鱼如何跳龙门之书，只有君子才可研读；一般人是万万不可研读，不可让他明白此书之意的。^②不具备人主德行，而妄行登龙术者，只会使天下大乱动荡不已。^③二、虽有帝王之德，但还处在社会最下层时，也不可照此书的原则办事。若不听此言，妄意行事的话，德高不合众，行异不合俗，不但会遭到普通民众的诽谤、猜疑和反对，也要遭到上面的排斥与打击，甚至会因此而灭亡。^④

君子在自己未曾得势时,需要适当随俗,与众同欢乐共呼吸,让他们理解、信服并追随自己。拥有了民众才能得势,才能按照《易经》中所教导的,寻求进一步的发展。^⑤

①《易·文言传》：“子曰：‘龙，德而隐者也。’”

②《易·系辞下》：“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③《易·系辞下》：“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孔子深知《易经》就是教人如何造反，如何由一介平民登上天子宝座的一门学问。但他的臣民地位，使他不致也不愿说明《易经》的宗旨。于是他对弟子们说：“我的解释，只能说到这个地步，不能再往下说了。假如你们一定要追问到底的话，我只能说，也许我不知道呀！”

④《屈原·卜居》：“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以偷生乎？”《屈原·九章》：“邑犬之群吠之，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

⑤《屈原·渔夫》：“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夫见而问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夫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泥（挖）其泥（基础）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饮其醪？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吾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夫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白话：渔夫认为：屈原仅仅为了自身的一点清名，就置大局于不顾，弃权而去，是一种极为不明智的举动啊！圣人只有权柄在手，才能为国民谋幸福，为贪鄙者掘坟墓。如果君子们都像屈原那样，轻易地自我放逐，让权柄都交于卑鄙小人把持，那国事岂不更加败坏，更加难以挽救吗？到了国破家亡的时候，又能指望谁来救国救民呢？

圣人能够保住权柄的唯一途径，就是不自鸣清高而始终与大多数人共命运。世人皆贪鄙时，圣人在表面上也不妨随俗玷污一点自身；众人都放浪形骸时，圣人也不妨微同其事，尝一点酒糟，饮一点酒渣，以示与众同欢乐。只有始终与多数人共甘苦，圣人才不会因失去众人的爱戴而受奸人的排斥。拥众又不弃权，圣人就能在多数人知错的时候，马上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而不至于使大局崩坏一直败亡下去。

根据这个道理，渔夫就责备屈原道：“你为什么仅仅为了自身的清白，就要独行忠直之事，自我孤立，自我放弃权柄，落个流放的下场呢？”屈原说：“我怎么能假装糊涂，被世上的小人欺蒙呢？我宁愿自投湘江，被江鱼吃掉，也不让我这洁白的身躯，蒙上世俗的垢尘。”渔夫微微一笑，就不再与屈原交谈，鼓桨而去。同时歌唱道：‘世道清明时，圣人可以全部身心地投入政治；世道昏暗时，也应当适当地随俗，以待转机。若为了顾惜自己一身的清白，而走上自我流放之极端，非圣人所也为。’”）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辞解：田：旱地、困境；大人：有权有势之人。

卦意：逢到乱世，身处下位又处困境的君子，就像困在旱地的蛟龙一样，将被蝼蚁们啄嗜而亡。^①只有得到强有力人物的提拔，才能摆脱困厄，获得飞黄腾达的机会。^②

史实：住在姜水（今陕西岐山、武功附近流入渭水）流域地区的姜姓氏族，是炎帝的后裔（世称羌族、西戎）。其首领早就听说了古公亶父（姜姓氏族的外甥）的贤明。所以，在古公率族人逃难到岐山后，不但马上收留了他，而且帮助其族人营筑城郭，以抵抗游牧民族的侵袭。一切安顿好后，又以岐山脚下的周原（一块很大的沃土）为嫁妆，将自己的女儿太姜许配给古公，并劝说古公抛弃戎狄之俗，开国设官。古公得到姜姓氏族的有力支持，终于结束了自己部落几百

年来的流浪生活,在岐山自立为一方诸侯。(姜姓氏族,在春秋后期被新兴的秦国吞并。)

此后古公四面征战,也得到其姻亲的有力支持,得以稳定了根基。太姜所生的季历成人后,太姜又为他定下自己的侄女太任为妻,更加巩固了姬姓与姜姓的关系。古公前妻所生的太伯、仲雍没有强大的母系为后盾,只好远走他乡,免得遭受无妄之灾。

文王将自己家族的兴衰史与众多先辉煌后湮灭的家族史对照以后,很自然地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假如没有姜姓氏族的大力辅助,仅凭祖父古公的贤德,不仅不能光大门楣,恐怕还会加速其氏族的灭亡啊。”^①看来,君子要想有所作为的话,在起步时,必须寻求强有力人物的支持。仅靠自己单打独斗,生存已相当的不易,更不要说直上九重霄了。”

①《贾谊·惜誓》：“黄鹄(天鹅)后时而寄处兮，鴳泉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又：《吕氏春秋》：“吞舟之鱼，陆处则不胜蝼蚁。”

②《史记·周本纪》：“古公亶父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与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古公遂与私属尽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歧下。”又：《屈原·九歌》：“闻百里奚之为虏，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饭而歌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敦云而知之？”又：《吕氏春秋》：“人主之行与布衣异，势不便，时不利，事仇以求存。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为故。”

③《楚辞·召隐士》：“徐堰王行其仁义兮，荆文寤而徐亡。”说的是周宣王的舅父申伯被封在徐国为君之后，广修仁义，诸侯朝之者三十余国。楚荆王因此而嫉恨，怕申伯将来会成气候，就立刻发兵灭了徐国，并将申伯家族满门屠尽，使其断子绝孙，连个复仇的机会都没有。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辞解：夕：世道昏暗；惕：警觉；若：好像；厉：严厉；咎：过错。

卦意：君子要像上天那样行事，就必须始终如一地力行正道，待人宽，待己严^①，才不会为山九仞，功亏一篑。^②可这样做的结果，却会被近邻的诸侯们所忌恨。因此，君子必须处处谨慎，时刻警惕，好像灾难马上就要降临一样。只有这样，才能有备无患。灾难即使真的来临，也可从容应对，逢凶化吉。^③所以，对自己要求严厉一点，是只有好处而无过错的。

①《吕氏春秋》：“汤问于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对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将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昔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君子责人则以人，自责则以义。责人以人则易足，自责以义则难为非；故任天地而有余。”

②《尚书·旅獒》：“不矜细行，终累不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又：《淮南子》：“事者难成而易败也；名则难立而易废也。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漏；百寻之屋，以突隙之烟焚。《尧戒》曰：‘战战兢兢，日甚一日，人莫蹶（绊倒）于山而蹶于坻。’是故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后忧之，是犹病者已倦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

③古公卒，季历继位，为商王东征西伐，所向克捷，结果犯了商王文丁的忌讳。季历却不知防患于未然。文丁当时已重病在身，为消除季历对幼年商王帝乙的威胁，他即乘季历来朝歌报捷的时候，将其逮捕起来，囚禁至死。

文王继位后，继续礼贤下士，又引殷纣王的猜忌，将其囚于羑里，企图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削弱歧周。多亏文王在面纣之前，早已将一切事情都安排得停停当当，毫无纰漏。几年之后，东南已经大规模造反，

西周却依然井然有序，毫无乱象。再将文王囚禁下去，只会四面受敌。纣王无奈，只好在西周送来重礼时，就坡下驴，将文王释放，又因文王受到众多诸侯的拥护，而封文王为西伯，以示拉拢。文王由自己父子两代被囚后的不同结局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卦意：君子办事，要审时度势，待机而动，量力而行。时势有利，就勇猛前进，大胆地扩张发展自己的实力；时机不利呢，就暂时停止发展。若这样还是众矢之的时，就大胆地做些让步，韬光隐晦，以求转移强者打击的矛头。这不但不是懦弱，而且是极为明智的策略，非大智谋不能为，不敢为。^①有进必有退，这乃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也。进十步，退五步，就是大发展；进十步，退十步，也是了不起的成绩。因为这锻炼了队伍，增长了阅历，培养了人才，辨明了是非；进十步，退十步以上，这就有点不妙了。但只要能够吸取教训，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它就依然是极大的好事。因为这不但使君子得到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而且帮助君子纯洁了队伍，纠正了君子认识上的不足，使其明白此路不通，改走他道，就会成功。^②

①《吕氏春秋》：“孔墨之弟子徒以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然而无所用其术。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不知顺势、得势、造势）。”

②《古本竹书纪年》：“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释西伯，三十年二月，西伯率诸侯入贡。”